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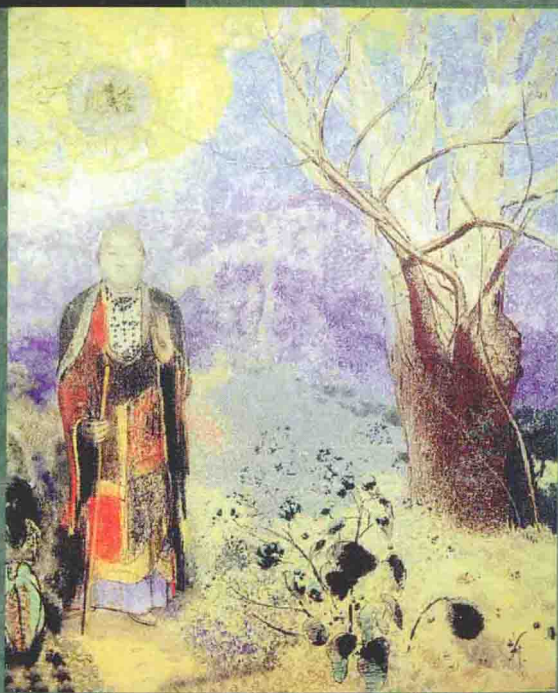
欧·亨利小说选

「美」欧·亨利



先知

「黎巴嫩」纪伯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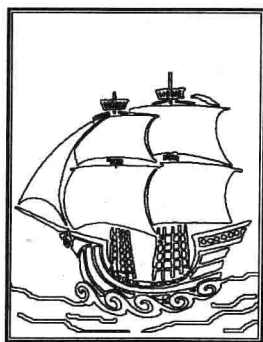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第75部

欧·亨利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周守晋 译



目

录

平均海拔问题	(5)
牧场上的鲍比普夫人	(16)
春天的预兆	(37)
汽车等待的时候	(44)
使圆成方	(51)
餐馆和玫瑰	(57)
丛林中的孩子	(64)
市政报告	(71)
新天方夜谭	(89)
姑娘与习惯	(106)
“各取所需”	(113)
幽默家的内心自白	(119)
寻宝记	(130)
并非特写	(142)
钟 摆	(154)
两位绅士	(160)
虚荣心和貂皮	(167)
最后一片叶子	(175)
麦琪的圣诞礼物	(183)
回合之间	(190)
天窗室里发生的故事	(197)
爱的牺牲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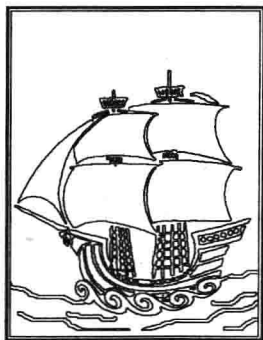
警察和赞美诗	(213)
苹果带来的迷惑	(221)
活期贷款	(239)
公主与美洲狮的故事	(246)
托拉斯的破产	(254)
催眠术家杰夫·皮特斯	(262)
生死之交	(271)
婚姻说明书	(280)
比绵塔薄饼	(293)
索利多牧场的卫生学	(305)
饕餮姻缘	(322)
财神与爱神	(341)
没有结尾的故事	(350)
经纪人的浪漫史	(358)
名不符实	(363)
提供带家具的房间	(371)
隐 患	(380)
用心良苦	(396)
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413)
第三样配料	(429)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444)
夤缘奇遇	(453)
毫发不爽的婚姻学	(460)
虎口拔牙	(468)
艺术良心	(476)

世界名著百部·第75部

欧·亨利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周守晋 译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负有盛名，与契诃夫、莫泊桑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欧·亨利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做过学徒、会计和银行出纳员，曾因帐目不清被控盗用公款而被捕入狱。在监狱时，开始以欧·亨利的笔名创作短篇小说，出狱后，移居纽约专事写作。

欧·亨利的小说精致凝练，妙趣横生，将短篇小说的艺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令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他的小说注重情节与结构的安排布局，尤其以出人意料的结果著称，人们在叹赏之余，将此类出人意料而又入情人理的结局被誉为“欧·亨利式的结尾”。

欧·亨利一生共写过 300 多篇短篇小说，其中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的作品最为著名，代表作品有《警察与赞美诗》、《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等。

目

录

平均海拔问题	(5)
牧场上的鲍比普夫人	(16)
春天的预兆	(37)
汽车等待的时候	(44)
使圆成方	(51)
餐馆和玫瑰	(57)
丛林中的孩子	(64)
市政报告	(71)
新天方夜谭	(89)
姑娘与习惯	(106)
“各取所需”	(113)
幽默家的内心自白	(119)
寻宝记	(130)
并非特写	(142)
钟 摆	(154)
两位绅士	(160)
虚荣心和貂皮	(167)
最后一片叶子	(175)
麦琪的圣诞礼物	(183)
回合之间	(190)
天窗室里发生的故事	(197)
爱的牺牲	(205)

警察和赞美诗	(213)
苹果带来的迷惑	(221)
活期贷款	(239)
公主与美洲狮的故事	(246)
托拉斯的破产	(254)
催眠术家杰夫·皮特斯	(262)
生死之交	(271)
婚姻说明书	(280)
比绵塔薄饼	(293)
索利多牧场的卫生学	(305)
饕餮姻缘	(322)
财神与爱神	(341)
没有结尾的故事	(350)
经纪人的浪漫史	(358)
名不符实	(363)
提供带家具的房间	(371)
隐 患	(380)
用心良苦	(396)
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413)
第三样配料	(429)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444)
夤缘奇遇	(453)
毫发不爽的婚姻学	(460)
虎口拔牙	(468)
艺术良心	(476)

平均海拔问题

那是一年冬天，新奥尔良的城堡歌剧团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沿海城镇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巡回演出。这次试探的结果非常成功。醉心于音乐的、敏感的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把钞票和喝彩慷慨地投向歌剧团。剧团经理变得心宽体胖、和气可亲了。如果不是气候有所不宜的话，他早就穿出那件象征兴旺的衣服——那件华丽的、有镶边和雕花钮扣的皮大衣。他几乎动了善心，想给他的员工加些薪水，但终于以极大的努力克制住了这种在头脑发昏时产生的于己不利的冲动。

在委内瑞拉海岸的马库托，歌剧团的演出达到空前盛况。要是你把马库托想像成南美洲的康奈岛，就能知道马库托的规模了。每年的旺季是从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度假的人们从拉瓜伊拉、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其他内陆城镇纷至沓来。到处是海水浴、酒宴会、斗牛会和小道消息。人们酷爱音乐，但是广场和海滨乐队只能激起他们对音乐的热情，却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他们。正好城堡歌剧团的到来，在寻欢作乐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极大的亢

奋和热诚。

委内瑞拉的总统和独裁者，声名显赫的古斯曼·布兰科，带着官员和随从也在马库托小作逗留。那个权势无边的统治者——他本人每年付四万比索佣金给加拉加斯的歌剧团——下令把一座国营仓库立即腾出来，改作临时剧院。舞台很快就搭起了，既有给观众坐的粗糙的长板凳，又安排了招待总统及军政要人的包厢。

歌剧团在马库托逗留了两个星期。每次演出，剧院里总是挤得人山人海。室内挤满之后，那些如痴如醉的音乐迷便抢夺门口和窗口的空隙，摩肩接踵地簇拥在外面。那群观众肤色驳杂，多姿多彩，从纯种西班牙后裔的浅橄榄色到混血的黄褐色，以至加勒比和牙买加黑人的锅底色。夹杂在其间的还有少量的印第安人——面孔像石刻雕像，身上披着弦丽的纤维毯子——他们是从萨莫拉、洛斯安第斯和米兰达山地各州到沿海城镇来出售沙金的。

这些内地偏僻地区的居民的着迷程度真令人吃惊。他们心醉神迷，巍然不动，在骚动的马库托人中间显得格外惹眼。马库托人拚命用嘴巴和手势来渲泄他们的快乐，而土著们只有一回才含蓄流露出他们的欣喜。演出《浮士德》时，古斯曼·布兰科十分赞赏《珠宝之歌》，将一袋金币扔到舞台上。有身份的公民们便竞相效仿，把带着的现钱全扔了上去，有几位显贵的时髦太太不甘落后，把一两只珠宝戒指扔到了玛格丽特脚下——看节目单上说，饰演玛格丽特的是尼娜·吉劳德小姐。于是屋子里各个角落纷纷站起了各式各样的土头土脑的山地居民，向台上扔着褐色的和深茶色的小袋，那些袋子噗噗的落到台根上，沉甸甸的。吉劳德小姐在化装间里解开这些鹿皮小口袋，发现里面全是纯度的沙



金时，眼睛不由得一亮。毫无疑问，使她双眸发亮的，当然是由于她的艺术受到欣赏而引起的极度欢欣。的确如此，她也完全有充分理由欢欣，因为她的演唱可以说是字正腔圆，高亢有力，充满敏感的艺术家的激情，在这样的赞赏面前她是受之无愧的。

城堡歌剧团的巨大成功并不是本小说的主题，只是它由此发展的引子。马库托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一个神秘莫测的谜，使欢乐的季节暗淡了一个时期。

一天傍晚，匆忙的黄昏已经逝去，按说这时尼娜·吉劳德小姐应该穿着热情的卡门的红黑两色的衣服在舞台上旋歌旋舞，可是这回她没有在马库托六千对眼睛和六千颗心上出现。随即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混乱，众人慌忙去找她。使者飞速地跑到她下榻的、法国人开的小旅馆去，歌剧团的人分头去找，以为她也许逗留在哪一家商店里，或是过分延长了她的海水浴。搜寻毫无结果。小姐失踪了。

又过了半小时，仍然寻不到她的下落。独裁者可不习惯于名角的任性，开始不耐烦了。他派包厢里的一个副官传话给经理，限他马上开演，否则歌剧团全部成员立刻就关进监狱。尽管他不得已下此命令会感到一点遗憾。但是在他的命令之下，马库托的鸟儿也得歌唱。

经理只好暂时放弃对吉劳德小姐的希望。合唱队的一个女演员，多年来一直梦想着有这种千载难得的宝贵机会，迅速装扮成卡门，歌剧继续演出。

之后，失踪的女演员音讯皆无，剧团只好向当局请求协助。总统下令武装部队、警察和全体市民展开搜寻。但是找不到任何有关吉劳德小姐的线索。城堡歌剧团离开了马库托，到沿海别的

地点去履行演出合同。

轮船回航途中在马库托停泊，经理着急地去打听，却依旧没有那位小姐的踪迹。城堡歌剧团无能为力了。小姐的个人衣物被寄存在旅馆里，以便她日后万一出现时领取，歌剧团继续返回新奥尔良。

堂·约翰尼·阿姆斯特朗先生的两头鞍骡和四头驮骡停歇在海岸边的公路上，耐心地等着骡夫路易斯的鞭子声。那将是进山区另一次长途旅行的信号，驮骡驮载着各式各样的五金器具。堂·约翰尼用这些东西与内地的印第安人交换沙金，他们在安第斯山沟里把金沙淘洗出来，收藏在翎管和袋子里，等他来做交易。这种买卖赚头很大，阿姆斯特朗先生指望着过不了多久就可以买下他向往已久的咖啡种植园了。

阿姆斯特朗正站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同老佩拉尔托说着被任意篡改的西班牙语，同拉克讲着被改头换面的英语。老佩拉尔托是当地的一个富商，刚以四倍的高价卖了六打铸铁斧头给阿姆斯特朗；拉克是德国人，五短身材，他的职务是美国领事。

“先生，愿圣徒保佑你一路平安。”佩拉尔托说。

“最好带上奎宁。”拉克含着烟斗，瓮声瓮气地说。“每晚吃两粒，这次别去得太久，约尼，我们非常需要你。梅尔维尔那家伙玩牌玩得太糟了，又找不到别人代替。再见吧，骑骡走在悬崖峭壁上的时候，眼睛要盯住骡子两耳中间。”

路易斯的头骡的铃铛响了起来，骡队便跟着铃声渐次而去。阿姆斯特朗挥手告别，在骡队后面殿后。他们弯上狭窄的街道，经过木头两层楼建筑的英国旅馆，艾夫斯、道森、理查兹和其他的伙伴们正在宽敞的游廊上无所事事，看一星期前的旧报纸。他



们一齐挤到栏杆前面，纷纷和气地跟他告别，并喊着说了许多聪明的和愚蠢的话。穿行过广场时，骡队在古斯曼·布兰科的铜像前匆匆小步跑过，铜像四周堆着从革命党那里缴获的上了刺刀的步枪。骡队最后从两排挤满了赤身裸体的马库托儿童的茅棚中间出了城，进入潮湿阴凉的香蕉林，来到一条波光闪闪的河边。衣不遮体的棕色女人正在石头上捣洗衣服。骡队蹚过河，来到突然陡峭的上坡路，就和海岸文明告别了。

阿姆斯特朗以路易斯作向导，在山区他走熟了的路程上旅行了数个星期。他采集到二十五、六磅贵重金属，赚了差不多五块钱以后，减轻了负担的骡子就转头下山。在瓜里科河从山岩边一个大裂罅涌出源头的地点，路易斯喝停了骡队。

“从这里再走半天的路程，先生，”他说，“就到塔库萨玛村，那里我们从没去过，我在那里可以换到很多沙金，值得试一试。”

阿姆斯特朗同意了，他们又上山向塔库萨玛进发。峭拔险峻的山路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通过。黑沉沉的夜幕降临了，路易斯再次停下来。他们脚下是一道黑黝黝的深渊，把山路当头切断，一眼看不到前面是什么。

路易斯跳下骡鞍。“这里本该有一座桥。”他说完就沿悬崖蹚了一段。“就在这里。”他嚷道，重新上骡带路。没过多久，阿姆斯特朗在黑暗中听到一片摆鼓似的动静。原来是悬崖上面搭了一条用坚韧皮革绷着木棍的小桥，骡蹄踩在皮革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再往前走半英里就到了塔库萨玛。这个村庄是由一些散落在厚密的树林深处的石屋和泥舍形成的。他们刚进村，就听见一种与孤寂的气氛绝不相称的声音。一个珠圆玉润的女人歌声从他

们正在走近的一座矮长的泥屋里传出。歌词是英语，调子在阿姆斯特朗的记忆中是相当熟悉的；虽然凭他的音乐知识，还无法确定歌曲的名字。

他从骡前上滑下来，悄悄走到屋子一端的小窗跟前。他小心地向里面窥探了一下，看到一个绝色佳人，距他不到三英尺，身上披着一件宽大而华美的豹皮袍子。屋子里蹲满了印第安人，只空下她所站的一小块地方。

她唱完后便挨着小窗子坐下，似乎特别喜欢从窗口涌入的没有污染的空气。这时，听众中间有几个人站了起来，把小口袋扔到她脚边，口袋落地发出沉闷的声音，这帮面目可怕的听众发出一阵粗哑的叽叽声——显然是野蛮人的喝彩和赞美。

阿姆斯特朗一贯善于当机立断地捕捉机会。他趁人声嘈杂的当儿，用压低却清晰的声音对那个女人说：“别回头，但是听着。我是美国人。如果你需要帮助，告诉我怎么做。最好说得简单明了些。”

那女人没有辜负他的大胆，她苍白的脸泛红的一刹那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她说话了，几乎没有用嘴唇。

“我被这些印第安人禁闭了，我迫切地需要帮助。两小时以后，到二十码外山脚的那座小屋去。窗里有灯火和红窗帘，门口一直有人把守，你必须把他制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千万要来。”

这篇小说有点回避了冒险、拯救以及神秘的情节。小说的主题实在太复杂了，决不是生动勇敢的气氛所能烘托出来的。然而它又像时间那么古老，它被称为“环境”，可是这两个字空洞得不足以揭示人与自然的难以言表的血缘关系，不足以说明那种使



木石云海激起我们情感的奇特的眷恋之情。为什么山峦会让我们变得老成持重，庄严超脱，为什么林木参天的森林会使我们变得严肃沉思，为什么海岸的沙滩又会令我们变成轻率多变的种族？是不是因为原生质——且慢，化学家们正在探究这种物质，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整个生命的奥秘用符号公式排列出来。

为了使故事不漫溢得太远，不妨大致交代一下：约翰·阿姆斯特朗到了那小屋，闷晕了印第安看守，救出了吉劳德小姐。而且除了她以外，还拯救出好几磅金沙，那是她在塔库萨玛被迫演出的半年里收集到的。那些卡拉博博印第安人是赤道和新奥尔良的法兰西歌剧院之间最热衷于音乐的人。其中几个人在马库托观看了城堡歌剧团的表演，认为吉劳德小姐的风范和演技很令人满意。他们要她，于是一天晚上轻而易举地便突然把她“带”走了。他们对她相当体贴关怀，只要求她每天演唱一场。阿姆斯特朗救了她，使她很快活。关于神秘和冒险已经谈得太多了。现在回头再来谈谈原生质的理论。

约翰·阿姆斯特朗和吉劳德小姐在安第斯山脉中前行，被它们伟大崇高的气氛所慑服。自然大家庭中最强有力而偏离得最远的成员，重新感受到他们同自然的联系。在那些庞然的地壳史前隆起地带，在那些严峻肃穆，一望无边的地方，人的渺小无法掩饰地显露了出来，正像一种化学物质使另一种化学物质产生沉淀一样。他们就如同是在庙宇里一般满怀敬畏地行动着。他们的心灵被提升到同壮丽的山峰相当的高度。他们在庄严安静的地带旅行。

在阿姆斯特朗眼里，这个女人如同是神圣的。她仍然留着那段灾难时期所带来的苍白和凛然的沉静，这更使她的美貌显得超

凡脱俗，而且似乎散发出艳丽的光彩；在他们相处的最初时刻，他对她的感情一半是人类的爱慕，另一半是对圣女的崇敬。

她被解救出来以后，始终没有哪怕微笑过。衣服外面依旧披着那件豹皮袍子，因为山地的寒气很重。她的仪容像是那些蛮荒的、威严的高地上位仪态非凡的公主。这个地区的氛围与她的情调很和谐。她的眼睛老是远望着阴沉的岩石、蓝色的峡谷和白色的雪峰，浸透着它们的雄浑与抑郁。有时，她在路上唱着打动人心的感恩赞美诗和亚萨的诗，与山岭的气氛融为一体，他们就像是在大教堂的通道中庄严地行进。被解救的人难得说话，周围大自然的沉寂感染了她的情绪。阿姆斯特朗把她看成天使。他当然不敢亵渎神灵，像追逐别的女人一样去追求她。

第三天，他们抵达气温柔和的台地和山麓地带。群岭被抛在脑后了，但是它们依然耸露出巍峨且令人肃然起敬的峰巅。他们在此遇见到了人烟。他们见到咖啡种植园的房屋在远处的林中空地闪出白色。他们走到大路上，碰上了旅客和驮骡。牲口在山坡上啃草。他们路过一个小村落，圆眼睛的小孩看到他们便叫嚷起来，跟他们打招呼。

吉劳德小姐脱下了豹皮袍子。这种袍子在山区很管用、很自然，现在却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了。假如阿姆斯特朗没有看走眼的话，她在脱去袍子的同时也卸下了神态中的某些威严。由于人烟渐密，生活条件舒适一点了，他十分高兴地看到安第斯山的高贵公主和祭司逐渐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凡尘的女人，但她的魅力并没有因此减少。她那大理石般洁白的脸颊上有了一点血色。脱去长袍后，出于对形象的考虑，她把里面世俗的衣服整理了一番，对先前不加注意的飘拂的头发也进行了梳理。在寒冷艰



苦的山区期间隐没已久被冻僵的尘世的兴趣重新闪现在她的眼神里。

阿姆斯特朗的圣女的转变，使他的心跳骤然加快了。北极探险者初次找到绿地和融化的水时，惊喜的程度恐怕也不过如此。现在处在世界和生活的海拔较低的地方，他们正开始在它奇异而微妙的影响下逐渐蜕变。他们吸入的不再是庄严的山区的稀薄的空气了。他们周围弥漫着果实、谷物和房屋的芬芳，炊烟和温暖土地的安逸的气息，以及人附加在他自己和他所来自的尘世之间的慰藉。在严肃的山区赶路时，吉劳德小姐仿佛融入了它们肃静的缄默中。而现在她活泼、热情甚至急切，洋溢着活力和妩媚，充满了女性特有的魅力——这难道是同一个女人吗？阿姆斯特朗想到这个问题时，不禁产生了迷惑。他甚至幻想能同这个转变中的人儿留在此地，不再下山了。在这个海拔高度和环境中，她的心意仿佛是最合人意的。他害怕往下走到人气强盛的地方。到了他们所奔去的，远离自然的地方以后，她的心情是否将作出更大的转变呢？

现在他们从一个小高岗上望见了在绿色低地的边际闪烁的海水。吉劳德小姐楚楚动人地叹了口气。

“哈，看哪，阿姆斯特朗先生，那不是海吗！多么亲切啊！山区实在是让我厌倦了。”她厌恶地耸耸动人的肩膀。“那些可怕的印第安人！想想我经历的灾难！尽管可以说我已经实现了成为头号角色的愿望，我再不愿意作这样的演出。你把我救出来实在太好啦。告诉我，阿姆斯特朗先生——说心里话——我的样子是不是非常、非常糟糕？你知道，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过镜子了。”